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一夜闲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2. 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4 - 7

. 外... . 北... . 散文 - 文学评论 - 世界
. I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35735 号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编 著 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 (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 1168 1/32

字 数: 3, 273 千字

印 张: 126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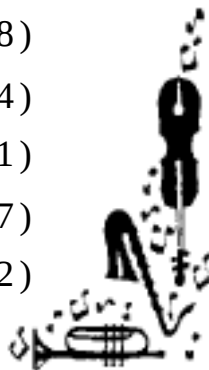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176 - 024 - 7

定 价: 397. 50 元(册均 26. 50 元)

目 录

一夜闲情	(1)
分开度假	(6)
归来	(10)
交友妙诀	(13)
钱买不了人情	(15)
恋爱的季节	(18)
苏·蒙克·基德的一封信	(20)
一见钟情伴终生	(22)
让他走吧	(29)
火车上的邂逅	(33)
律师与浪子	(35)
爱情真义	(42)
一个老光棍的罗曼史	(48)
我应该吻她	(54)
永远在一起	(60)
献给爱斯美	(66)
爱的反证	(72)
相互了解	(78)
为了水晶心	(84)
为什么我会如此, 上帝?	(91)
柔情	(97)
戴面罩的女人	(102)



遗书	(107)
别了, 我的布蓓蕾	(110)
约瑟芬皇后	(116)
意外的重逢	(127)
爱的示意	(130)
倾诉	(135)
我的爱情与红焖牛肉	(141)
少妇的梦	(144)
第一瓶香槟酒	(146)
温柔的奖赏	(149)
十米白色塔夫绸	(156)
再见, 尤莉亚	(159)
系于一发	(165)
妈妈的秘密	(168)
东京人	(172)
为我唱支歌	(177)
放风筝那一天	(182)
“玛莎后来怎样了?”	(185)
考恩在海边	(188)
寻找生命尊严	(196)
信	(200)
值得冒险吗?	(202)
一双新鞋	(209)
象春天一样	(214)
浮冰上的两者	(219)
家有生客	(222)
佳作	(225)

一件婚纱裙	(228)
吉屋出售	(232)
至高无上的爱	(238)



一夜闲情

● 安娜·迈尔

第一个孩子出生六周后,医生高兴地通知我说,我们可以恢复跟原来一样的夫妻生活了。我听后,却甚为恼火,和原来一样的夫妻生活,这不是开玩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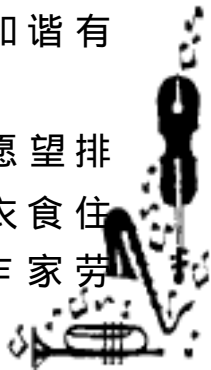
我和丈夫虽然十分疼爱我们的女儿,但她的到来却把我们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得不改变过去习以为常的一切——甚至我们相互间的感情。

孩子的确也带给我们无限的乐趣,他们需要我们的抚爱和关怀。但是,如果我们不由自主地充当了孩子的“勤务兵”,整天围着孩子团团转:在处理各种事物以前,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而不是夫妻关系,这就会有损夫妻感情,不利于家庭的发展,对孩子也没有益。



合理地平衡夫妻间的要求和孩子的要求,时常暗自提醒一点:自己不仅仅是孩子们的父母亲,同时也是一对恩爱情侣。那么,蕴藏在夫妻心中的爱也就会重新燃起,这对家庭的和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如果把人们的愿望排个名次,浪漫虽不像衣食住行那么居于首位”,作家劳



伦斯·夏姆说，“但也是名列前茅的。”

生活中，人们却很容易忽视这一点。许多人认为，作为家长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上更应该有涵养。无牵无挂地去享受、消遣，已是那些无忧无虑的少男少女们的事了。但是，谁又不希望，在生活中偶儿也能品味到令人心花怒放的美妙一瞬呢？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是给对方一个意想不到的喜悦。

我的丈夫经常出公差。离别时，我们总是依依不舍，相互惦念。一次，为了让丈夫觉得我们虽远隔千山万山，但仍心连心，我绞尽了脑汁。

突然，灵机一动，我给丈夫留宿的旅馆挂了个电话。当丈夫步入自己的房间时，耀入眼帘的就是桌上的一瓶葡萄酒，一篮新鲜的水果和我的一封短小的“情书”。丈夫被这出乎意料的喜悦深深打动，无论如何不愿落后于我。

第二天，我收到了去纽约共度周末的邀请和一张机票。美妙的计划激动得我蹦蹦跳跳。然而，理智又把我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哪那么容易找到一位保姆呢？况且，难道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钱玩掉吗？



和丈夫相见的幸福，在纽约共度周末的喜悦使我顾不得一切。我很欣慰地想，这次行动就算是爱情的一笔投资吧，归根结底为的也是这个家。我和丈夫仿佛又回到了恋爱时代，这次来之不易的约会令我们兴奋不已。

一位朋友，在她 35 岁那年，和她丈夫破天荒地“逃”出家门，玩了两天。如今，她回忆说：“那段时光太美妙了，真希望再来一次。但您知道吗？事后是很内疚的。”

“为什么呢？”我疑惑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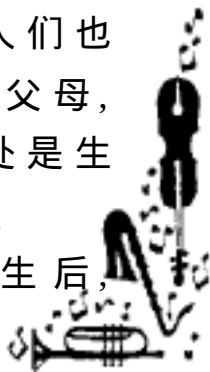
“我们只顾自己玩，没有带上孩子，为此得忏悔半天。”

如今的许多家长，被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父母责任感所拖累，为哪一夜闲情不住地在内心责怪自己。许多父母除了参加别人的婚礼、葬礼或专为家长办的晚会外很少双双外出。

为了使昔日的浪漫和亲昵不致于荡然无存，夫妻俩应该偶尔一起去度度假，而且，这种喜悦也不要被罪过感蒙上阴影。

作为母亲，我清楚，外出时不带上孩子是很难办到的，特别是当丈夫坐在小汽车里焦急地等着，而孩子还哭叫个不停，死拽着不放。但人们也应该明白，作为人，作为父母，作为情侣，两个人的独处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度过蜜月，孩子出生后，



开始了令人乏味的家庭生活，自己的愿望一时得不到对方的重视，便会盲目地断定，往日灼热的爱情被埋在婚姻这个坟墓里了。的确，现实生活一点也不浪漫。孩子嘴里淌着涎水，又哭又叫；该付的帐单排成队；该洗的衣服堆成山。人们总不可能像王子和公主那样生活在童话里吧。不过，在宁静的家庭生活中也是可以奏出浪漫的乐章的。

人都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此就指责对方。只要有勇气认错，主动地排除交流的障碍，经常交换感情和心愿，幸福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天方夜谭。

一位女友认为她和她丈夫浪漫的爱憎奄奄一息。我问她，按她想像，一个浪漫之夜又将是怎么样的呢。

“把孩子送到我母亲那儿去，自己在家精心地打扮一番。丈夫下班回来时，我在门口殷切地等候他，然后，舒舒畅畅的坐在壁炉前聊天，吃上一餐丰盛的晚饭，在不知不觉中漫步到卧室，我们相互按摩，甜甜美美地睡上一觉。”

“听起来不赖嘛！”我问，“你计划在什么时候呢？”

我的问话让她大吃一惊：“你开玩笑吧！我丈夫一定会认为我疯了，我们早已是当爹当娘的人了。”

几天之后，她终于鼓足勇气，将她的美梦述说给了她丈夫，然而，他却欣然同意了。

许多人认为，结婚久了，恋



爱时相互的追求已经过去,因此,也没有必要使对方认为自己依旧迷人了。

一位五个孩子的妈妈说:“我从不想当然地认为丈夫对我的爱是一成不变的,我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让他感到我永远充满魅力。”

打扮得漂漂亮亮,首先吸引对方的视线,表达了 you 希望从身心两方面接近他的愿望。这样,有利于永远保持相互间的吸引力。只要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多么爱他(她),一个爱的手势,或严肃、或滑稽、或性感,都能增强感情的联系。谁都希望被崇拜,被认为是如何的了不起。一位丈夫每天都打好几个电话给他妻子,只是为了告诉她,他爱她。我们发现,这个习惯很有益处,它让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天晚上偷偷溜到屋外,按了自家的门铃。妻子以为来了生客,开门时,他恭恭敬敬地向妻子呈上一枝玫瑰,恳切地邀请同她约会。“我仿佛又回到了美妙的少女时代。”她后来这样说。

如果去约会,整个话题还是依旧离不开孩子和工作,便失去了约会的意义。固然,它们亦很重要,但是,在你们精心设计的一夜里,最好避开这些问题,聊聊一天的趣闻,谈论些书籍、音乐,或回忆一下美好的时光,甚至悄悄地谈谈夫妻生活。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夜晚,你们又成为一对情侣,而不仅仅是苏珊的妈妈和马丁的爸爸。

如果夫妻俩不断努力在他们的关系中创造出新的激情,他们就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给成熟的爱情赐予青春、浪漫的活力。



分开度假

● 伊丽莎白·伯奈迪克



15岁那年夏天，爸妈决定各自度假。在他们那一辈，这往往是离婚的前兆，和分房睡一样不祥。爸在加勒比海包下一条小船。我和妈妈到欧洲大玩一趟。这样的奢华浪费加大了婚姻的裂缝，最后也以离婚冷酷收场。

去年6月，我曾经在作家村中独自过圣诞节，那次，丈夫逐一向他的家人解释这绝不是分居试验。因为过去在玛莎葡萄园度假一周的经验，使丈夫和我不再相信花大钱度假的功效，美景未必能增进夫妻关系。我们对于夫妻长相左右的家庭传统规范，一向都是抱着怀疑态度。

就在伦敦友人力邀我们去玩时，刚好看到报上一则令人心动的旅游优惠价广告：花298美元即可拥有一张往返伦敦的来回机票。我急切地研究特别优惠内容，身为演员的丈夫立刻查看工作表。“糟糕，”他说，“连续四天要拍片，怎么也走不开，”隔着桌子，他看了我一眼，“你

何不单独去呢？”

“你确定你不想一起去？”我问他，希望自己不会看起来一副兴奋过度的样子。可是一想到单独旅行，就异常感动，因为一趟单身之旅，藏有无数的浪漫诱惑。

“我当然想去，可是我有一大堆工作。你还是早点打电话订机票，免得太迟了。好好去玩，”丈夫十分慷慨地说，“不过睡觉可要自己一个人睡。”

以前单独旅行的时候，总是祈祷在博物馆或餐厅遇到还不错的伴侣，一起共度白日或黑夜。可是这回漫步在伦敦庄严气派的大街上时，却只想尽情浏览一切。平常悠闲地和朋友一起用过早餐后，便独自出门游逛，或搭巴士，或乘地铁，兴之所至，还可以徒步走上数小时。有时上书店，挑买一整袋的书；有时上剧院，独自沉醉其中。

我张大眼睛东张西望，仿佛当年同母亲一起来玩的小女孩一般。在骑士桥的一家专卖店，试穿漂亮新潮的意大利高跟鞋时，我告诉年轻的售货员小姐：“这种鞋在美国可要贵上三倍。”可是不知道自己何时才会舍得买。如果丈夫在场，他一定会说：“别犹豫了，买下来吧。”或许

我会听他的。不过单独旅行了十几天，穿着卡其布长裤，在凤凰剧院大厅门口吃着不太新鲜的火腿乳酪三明治，以免在《威尼斯商人》开演时肚子咕咕乱叫的情形，实在不觉得自己比15岁时来得阔绰得体。

我原已习惯和丈夫一起旅行，现在独自出门，却又雀跃不已，像体重减轻或新剪了时髦发型般快乐：并不



是我整个人变了,不过是观念上有所修正。我仍然是我,只是更懂得如何自我排遣了。

大英博物馆手稿室的“英国文学”橱柜里,有《达拉威夫人》原稿,装订成册的手稿,摊开展示着吴尔芙娟秀的笔迹。还有厚达数千页的《密德玛区》手稿,可看到艾略特纤细的字体。再过去则有《简爱》。

看着这些名垂千古的巨作,想到作家如何呕心沥血,字字推敲,不禁感动落泪。我记得每本书在我书架上的模样,也还记得15岁第一次读这些书的情景,但如果此时丈夫在场,一定早已烦躁不安了。他做过一些我从没做过的冒险活动,包括驾驶三船并列的游艇横渡大西洋。但吴尔芙的手稿对他来说,大概只比帐单稍稍动人一些而已。话说回来,如果他就在身旁,我反而会觉得自尊心受损。

走在埃及古物厅的人潮里,心情越来越抑郁。是因为和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密德玛区》的人结婚,我才会变得越来越麻木吗?那个15岁的女孩,不是发誓要嫁一个饱读诗书、具学者风范的完美男人吗?难道我来伦敦,只是为了发现自己嫁错人?

下一站去逛哈洛滋百货商场。上楼至女鞋部时,发现楼梯转角处有电话,心情顿时温柔起来。如果丈夫有雅量让我只身旅行,我理当打电话给他,让他惊喜一番。电话



一下子就接通了，他的声音十分清晰，而且似乎就在街角。

“其实，”他说，“我一直在想，或许我们应该常常这么做。”

“你是指哪一方面？”

“度假，各自去玩。我想去圣托·多明哥看朋友。你觉得如何？”

“等我回家你再走吧。”

“就这么说定了。”他说，“玩得还愉快吗？”

“当然。今晚我要去看阿兰·贝兹演的《庸人自扰》。第五排的座位，花了14英镑。”

“做笔记吧。”他说。

挂断电话后，确定自己还是爱他的，欣赏他赞成夫妻各自度假，更因为他的鼓励觉得舒服多了。我一步两阶爬上楼。突然，我想起认识的一对夫妇，他们会开车横越美国，在车内大声念《密德玛区》给对方听——数年后还是离婚了。我想，靠艾略特并无法稳固婚姻关系，而我也不是来伦敦省思自己是否嫁错人的。

或许，我来这里是为了发现两种婚姻的差别。一种是寂寞的婚姻，像我父母的，分开度假只是使他们之间更加疏离，另一种则是丈夫和我的婚姻。我们之中只有一个念《密德玛区》，只有一个驾船横渡大西洋，但我们却拥有各自的成就，尊重彼此的兴趣，欣赏对方的优点。我想我们的婚姻，是一种因互信互谅而满溢幸福的婚姻。

(郭瑛摘)



归 来

Pete Hamill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三个男孩,三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



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冲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四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三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



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二十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着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十里，还有五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二十条，三十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